皇明疏鈔

君道二

上中興正本疏　　李賢

臣伏惟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凡朝廷之闕遺有司之利病生民之休戚軍務之得失中外進言者論之詳矣若夫關於陛下躬行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則或略焉此臣區區犬馬之忠私竊過慮以爲陛下一身乃家國天下之本也而陛下之心又一身之本也夫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得而理矣臣所以忘其愚陋獻此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焉一曰勤聖學二曰顧

箴警三曰戒嗜慾四曰絕玩好五曰愼舉措六曰崇節儉七曰畏天變八曰勉貴近九曰振士風十曰結民心夫勤聖學者所以格物窮理也顧箴警者所以誠意正心也戒嗜慾以至結民心者所以修身治人之道也皆切於 陛下躬行之事不係各司舉行者伏乞 留中萬幾之暇時賜 省覽於 陛下身心未必無少補焉且 陛下春秋鼎盛初登 寶位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向慕方切當端本正始之日最急而不可緩者在此十策夫十策既舉則大本正矣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而推行之不難矣由是明是非以行賞罰辨邪正以用人材抗公道以振紀綱

財用以固邦本屬將帥以作士氣修正事以攘夷狄
開壅蔽以通下情敬大臣以資貞治道特皆　陛下之
餘事耳伏望　聖明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
以光　祖宗以慰生靈延頸舉踵之望以追前代英
君誼辟之蹤蓋　陛下之責必如是而後塞嗟夫言
之逆耳者惟　聖君乃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
能言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昔宋
儒朱熹將上殿或謂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熹曰
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忍不言而欺吾君乎此人
臣以道事君貴乎有犯無隱也臣觀　陛下有聰明
之資有溫恭之德有寬仁之度有納諫之美臣下有

言而不用非拒之也蓋以所言未必剴切當　帝心
者或無誠意感動故也故曰言之不用亦臣之罪也
倫　陛下不以臣卑鄙猥言或有可取舉而行之將
見功業煥然必出於尋常萬萬豈但臣之受賜而已
實社稷蒼生之大幸也臣不勝惓惓罔知忌諱昧死
進言冐干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一曰勤聖學
臣觀自古聖賢之君率皆留心於務學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
也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之學也曰惟學遜志
務時敏厥修乃来高宗之學也曰克厥宅心文王之
學也訪於洪範丹書武王之學也曰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于光明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宋之君或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或執業尊師升堂講說或銳情經術夜久不休或留意典墳採為龜鑑或進陸贄奏議或覽貞觀政要不以炎暑而輟經筵不以風雨而罷講讀雖無唐虞三代正心誠意之功亦可謂後世好學之賢君較之懵然而昏亂者不啻天淵之相遠矣伏願

陛下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好者何學所學者何事不但口耳之祖述務考義理之奧旨必專心以致志不一暴而十寒以正心修身為要務以居敬存誠為大本帝王之學既有所得應事接物無或不當異日嘉靖邦邑巍然為中興之令主未必不由好學

致之也伏願　聖明留意　二曰顧箴警臣聞前代聖賢之君必藉箴規警戒之助然後此心不敢怠忽常存敬畏庶幾無過舉焉若成湯之聖而猶銘其沐浴之盤以自新武王之聖而亦銘其席杖楹牖以自戒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𥊍御之箴魯廟有欹器而存持滿之戒稷廟有金人而寓緘口之銘無逸一篇列於講閣前代遺跡寓為鑑圖書洪範之語於座屏書孟子之言於屏障此皆宋之令主也由是觀之前代聖賢之君以警戒為規鑑以宴安為鴆毒內外交養而表裏俱修是以君德日隆多福自至其餘不知警戒

雖有忠臣進獻箴銘視為虛文略不省覽是以流連荒亡盤樂怠傲自求其禍以致敗亂往往皆然伏願陛下法前代聖賢之君存箴規警戒之助撫往事之明鑑採古人之格言或施之障屏或設之殿壁出入起居常目必在退朝燕處此心不忘於以防過於未然於以禁欲於將萌如此則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由是而修天下由是而治將無愧於古之聖帝明王矣惟　聖明其深念之

三曰戒嗜慾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嘗不以嗜慾為戒益之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淫于樂皐陶之戒舜曰無教逸欲有邦仲虺作誥以戒成湯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己改

過不吝伊尹迸訓以戒太甲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游畋時謂淫風召公之戒成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周公之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張蘊古作大寶箴戒唐太宗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慾不可縱縱慾成災范祖禹講五子歌戒宋哲宗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忘此前代聖賢之君能受人臣之戒而不敢流於嗜慾當時天下之治不可尚也若夫昏暗之主雖有忠臣進戒拒而不納逸樂怠荒以致天下之亂者多矣夫宴樂乃害心之鴆毒沉

色實伐性之斧斤伏望 陛下以前代聖賢之君爲
法絕去嗜欲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斯民未被其澤
爲憂以天下未得其寧爲念講周孔之遺編考帝王
之治道務成中興之業以慰 祖宗之心則社稷幸
甚蒼生幸甚 四曰絕玩好臣惟人主一心攻之者
甚衆能不爲玩好所惑者寡矣是以古之聖賢之君
常有所警珠玉犬馬珍禽奇獸一切玩好之物悉皆
屏去此心湛然虛明淵靜故召公恐成王受西旅之
獒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蓋謂心無所主反爲耳目
所使若心得其職則百度無不正矣必欲心得其職
非從事於學不可也夫一心無兩用既能專於此必

不牽於彼伏乞 陛下於內侍之中擇讀書知義者四五人置諸左右外聽儒臣講論經史內與左右解說其義心通性悅日新月盛聰明益長智慮益高靜觀左右之人或以玩好之物來陳者必嚴以斥之曰爾以聖明之君待其主邪以庸暗之君待其主邪夫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者以堯舜之道陳之以開 陛下之心胸此忠臣也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者以玩好之物陳之以惑 陛下之耳目此奸臣也歷觀前代未有昏君而不溺玩好之物者惟 陛下留心省察果能務學而絕玩好則行無不謹身無不修 宗社自固生民自安不患不能 大明令主而中興之主

不成者臣未之信也　五曰愼舉措臣惟人君之舉
措不可不愼也書曰惟皇作極蓋謂人君一身立皇
極之標準而天下四方之人環顧以取法焉舉措一
失其當則遠近之人得以窺探其好尚之偏可不懼
哉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
無爲以守至正又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
輔及三公皆所以防君之過舉也昔周成王削桐葉
爲圭以與叔虞曰封汝史佚請擇日王曰戲也史佚
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至於漢唐宋之君皆有
起居注之職有失即告有過必錄蓋亦嚴於自防矣
是以古之明主愛一嚬一笑夫一嚬一笑尚不可輕

發況見諸行事一舉一措豈可輕動哉伏願　陛下試加留意一日之間舉一事也必再思之果當於理然後行焉措一事也必更審之或乖於理而即止焉又望　陛下内則親夫貴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職若高宗之命傅説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夫人君既以伊傅周召望其臣則人臣必以堯舜湯武致其君由是君臣一體志同道合而　陛下之舉措無有不得其當矣

六曰崇節儉臣覩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崇節儉者若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大禹絶旨酒菲飲食卑宮室惡衣服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當時雍熙太和

之治不可尚矣漢文帝欲作露臺不忍百金之費身衣弋綈席用莞稈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唐太宗出宮女三千欲營一殿材用已具監秦而止嘗曰欲盛則費廣賦重則民愁以此思之不敢縱欲宋仁宗夜思燒羊忍饑而不索恐自此多傷物命見宮人首飾珍珠遮目不觀惡其奢華器用止於漆素衾裯止於黃絁漢唐宋各有天下數百年求其海內富庶無如三君之時盖人君既以節儉存心臣下豈敢奢侈相尚自然家給人足也況今天下多事之秋工部光祿寺諸司諸色買辦倍於前日近因賊寇驚擾人民尚未寧息伏望　陛下躬行節儉凡內府一應服食器用

必須究查今昔之費比之　先朝果撤省乎果增多乎務用減省以蘇民力則天下幸甚　七曰畏天變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之爲人君者務求天意所在而存修省之誠可以變災爲祥轉禍爲福也昔商之中宗有桑穀並生於朝恐懼修德而天意即回高宗有飛雉鳴於鼎耳克正厥事而王業再振宋之太宗避殿撤膳而東井彗滅詔欲自焚而得雨蝗死仁宗霖雨爲沴而引咎格天久旱不雨而密禱即應是四君者俱能上感天心變災爲祥遂享靈長之福以成中興之治往歲以來山崩河改地動殿災蝗旱相仍天象交變譴告之意可謂至矣當時

若詆廢黜姦邪任用忠良克己自新以答天譴未必
不轉禍為福也惟其修省未至是以不免於難由是
觀之災異之見何代無之顧人君修省何如耳且匹
夫一念之誠尚能動天況人君精誠所感其應尤速
伏願　陛下修德正事以承天心凡欽天監并各處
奏來災異之變必早夜思省以答天意凛然敬畏以
弭災變將見天人感應之速未必不如商之中宗高
宗宋之太宗仁宗也於以為守成之令主於以致中
興之盛治功烈卓然萬世標準豈不美哉臣區區螻
蟻之誠所願望者如此惟　聖明留心幸甚　八曰
勉貴近臣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於國家者不

爲無人若漢唐之世史滸良賀呂劉馬嚴或勤心納
忠有所裨益或清儉退守無所引薦或清忠奉公直
言切諫或排去姦邪委政廟堂或以一身捍人主之
難或辭兩軍抗冥鴻之志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
招權撓政賣弄威福取快一時不旋踵而遭大僇者
一薰一蕕相去遠矣今　陛下左右內侍之臣大非
前日之比率皆小心畏愼恪勤匪懈守　祖宗之法
絕外人之交蓋能以覆轍爲戒也猶恐　陛下一日
之間接文武羣臣之時少親左右貴近之時多若能
輔成今日中興之治皆其功也可不勉哉果能取法
於前人興循理好善之念存正直忠良之心載之方

冊傳之萬世後之人仰而美之曰當時貴近之臣某也正直某也忠良如此此則播令名於無窮豈不美哉

九曰振士風　臣聞唐虞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士風之振不可尚也降自後世西漢士風尚忠厚東漢士風尚名節雖所尚不同而莫非善行國祚所以緜遠者由士風之振有以維持之魏晉以來流於清談虛曠放達而士風大壞李唐之世士尚華靡多文少實宜乎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惟宋之士夫有三代之風詳其所由亦上之人有以勵之耳觀太宗戒欺誕之詩曰好事盡輸純與直謾勞頻苦湧如泉上風安得不誠實乎真宗疾

奔競之詩曰臣下但當守公法馳騖苟進何可取士風安得不恬退乎黜勢家士一不與孤寒並進録廉吏後以愧貪墨之徒宜乎士風爭尚清廉也此宋之賢君護風俗如護元氣重名節如重神明所以士風大振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伏願 陛下取法於宋以振士風戒欺誕以勵誠實疾奔競以惜恬退黜貪墨以重清廉抑僥倖之徒絶諂佞之輩俾我 朝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將見士風大振未必不如宋之可追三代也惟 陛下舉而行之幸甚 十曰結民心臣觀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民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務固結民心而欲久

安長治者難矣夏商周漢唐宋俱有天下數百年歷世綿遠者固結民心之所致也其餘不能百年甚至三四十年而止者率由民心不向故也歷觀前代所以固結民心者豈有他術不過安之養之而已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以古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赤子休養生息惟恐失所鼂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是以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此固結民心之道也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摶沙言其難散故也五霸之民如以

水搏沙言其易散故也伏願　陛下遠法前代結民
心之道近體　祖宗恤民隱之心發矜憐惻怛之念
於　九重之上播春風和氣之仁於八荒之表孟子
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蓋　陛下省一分之
費則民受一分之賜施一分之寬則民被一分之澤
務使海內富庶衣食充足將見下民愛戴　陛下之
心亦如三代之民以膠搏沙而不散或遇冦賊姦宄
之變必不負　朝廷之恩如此則　宗社可安於永
久雖歷億萬斯年可也惟　陛下注意熟察幸甚

政治終始疏　彭韶

臣伏覩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　詔書內一款

凡朝廷政事缺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

臣忝備員風憲之官幸遇　聖明憂治之日不敢自諉在外隱忍緘默以仰負　明詔求言之意謹以政治終始為　陛下陳之夫更新曰始成功曰終如政治常新而不失事功常勤而有成雖堯舜之盛不能外此伏聞邇者星變既發於歲暮又形於正旦此天心仁愛之至欲　陛下善始善終而示於不言之表也蓋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象兩見於此豈無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陛下志比之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稱為盛事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他求惟守成化之

初足矣茲於歲首廣開言路禁止奢侈斥逐異端杜絕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處心無已所望於　聖明者不止於前數事也伏惟　陛下嗣位之初廢立　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　皇妃位下或加　中宮之上又褒陞其家幾與　先帝時　后家相等此　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悠悠萬事惟此為大　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鬱殆為於此臣伏見　陛下至聖至明若俯念四海為家之義少納臣子家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彝倫攸叙則陰陽不調災害不弭未之有也成化

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
近年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将以萬計求之於古
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
所求能得所請輙從此 陛下思防之意有未終者
也夫貴近之臣人所畏憚久預外事便成重輕臣伏
見 陛下臨御歲久洞察機宜及此特斟酌裁省俾
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為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
疆之麻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
張不可得已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
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
進貢海南臣庶實有憂心茲者又 詔鎮守內外等

官貢獻方物悉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不許因而科害軍民竊惟天順年間無事之時令遇災荒頻仍警戒之日古人謂有天災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 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故國富而民足今前項官員不過剝取軍民之財以充貢奉之名豈有出自己物哉而乃水陸勞擾人畜瘦損怨歸公家 恩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陛下畏 天是圖將此貢獻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

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　恩澤又月與之
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之忠賢
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孰不思阿順從
欲以圖日後之　恩寵哉此　陛下用臣之道有未
盡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苟大臣自任既輕
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耶伏望　陛
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不
惟其官惟其人則羣臣幸甚臣聞因事爲功古人所
貴即其已往而慎于方來斯謂善始守而勿失則德
澤加諸當時聲名昭諸後世斯謂善終書曰終始惟
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真　陛下大

聖人事臣螻蟻微命殞越妄言不勝戰懼之至

講學親政疏　王鏊

伏蒙　聖恩特降　勅諭遣行人柯維熊存問并示優眷者臣久伏草莽忽聞　詔使臨門有若自天而降光生巖壑歡溢里閭莊誦　璽書誨諭諄悉憫臣以直道難容嘉臣以勞勛自効臣之寸衷特荷　九重之知雖殞百身何能為萬一之報乎隨欲赴　闕陳謝而衰病侵尋恐顛越於道路乃敢具疏以聞臣本樗材遭際　聖朝亦嘗承乏內閣預聞　國論適值逆瑾盜政播弄威福臣力既不能沮抑性又不善詭隨不得已乞身而退處于野十有三年無復當時

之望矣恭遇　陛下龍飛九五庶政一新海隅蒼生
欣欣相告復覩太平之治而草莽之臣又不意獲沾
優老之典臣不自揆嘗著講學親政二篇志欲效野
人食芹之獻而無由今幸　天恩下逮何敢復自疑
外而以出位為嫌哉竊念古之聖君賢相共成至治
之隆者蓋起上下之交而近世之交其道有二一曰
講學二曰親政　陛下踐祚以來時　御經筵　聖
學勤矣臣愚猶過憂工夫或間斷而不洽所望清燕
之間廣廈細旃之上時召文學侍從從容講論凡帝
王為政之大經大法日陳于前萬幾之暇靜以養心
則自內及外無非進學之地殷高宗所以為學遜志

務時敏道積於厥躬者此也　陛下昧爽視朝　聖政勤矣臣愚猶過憂堂陛太懸絕而不親所望　視朝之暇時　御便殿公卿大臣侍從臺諫逐日輪對從容咨詢生民苦疾政事得失使得日陳于前總攬乾剛不治微細接見忠賢不隔疎遠則自朝至暮無非修政之時周宣王所以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者此也講學則　聖心日明親政則　聖政日修君臣上下日周旋於一堂之上又安有間隔之患哉二帝三王之治可復見於今日矣聞古人雖在畎畝義不忘君故敢輒効其愚識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其義則臣子事君盡心之道也惟　陛下必留乙夜

之觀如其可采采而行之則臣雖塡溝壑無復恨矣其講學親政二篇附奏以聞臣不勝感 恩激切屏營之至

講學篇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 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殿公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 經筵一開天下莫不欣欣焉傳之以爲希濶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 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

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于學如有所不及成王訪落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示我顯德行學有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也示我顯德行者冀羣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濶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傅之之人寡咻之之人多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高宗周成王爲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

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
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
主宮中暇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
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　太祖高皇帝甫得天
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日相講論其後
聖學高明　誥告天下皆出　御製睿翰如飛羣臣
拱視今　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
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直入至館中講論
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
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
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　祖宗之學如此　陛

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　聖學正其時也臣愚
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
藝博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文臣一人領之如
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
從特齎　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或論古今
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閑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
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畧如家
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
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　國家之盛典
日造弘文所以崇　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　聖
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親政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盖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下之情壅閼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而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 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 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

罣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
内朝之法盖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正朝詢謀
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内
曰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
聽政盖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
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
侍中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
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
貢則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内曰太
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
殿常日聽朝而視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時常朝則文

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 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 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極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朝 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元吉等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

患哉今內朝未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 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方將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惟 陛下遠法 聖祖近法 孝宗盡剗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殿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 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 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 陛下雖深居

晝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有近時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時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論知人安民疏　李承勛

臣聞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至簡至易在知人安民二事而已人易為而難知乎毀譽亂之而四目四聰或不能無蔽也民易爲而不安乎守令害之而監司不能振風紀以激揚之也天下之本在君心我

皇上奉天法祖精明純粹君心正矣而天下未治何也安危之機在君德

皇上恭以守身恕以及物君

德威矣而治效未臻何也蓋由郡縣之官愛民者少而殃民者多為監司者又多不肯秉公任怨以督率其屬故也臣嘗稽之案牘科差一日重於一日又嘗察之閭閻軍民一年貧於一年上澤雖布而不得下流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奉　詔寬恤事件公然廢格不行奉　旨蠲免稅糧肆意重復徵擾其他姦弊百孔千瘡實政不修虛文是急　皇上有不忍人之心無人為之宣播而小民無從得知　皇上有不忍人之政無人為之奉行而小民無從沾惠太平之治何日可期伏望　皇上特降　勑旨切責天下巡撫巡按督察有司繩愆糾繆使朝有善政必及於民民

有隱情必達於上天下之官厲民者去而宜民者留天下之事厲民者罷而宜民者行事有當為即為之而毋以利害為念姦有當擊即擊之而毋以强禦為畏事有當言即言之而毋以顧忌為慮則所謂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者庶幾可冀至於兩京科道以言為職亦多不能體　皇上求言求治之心春年之間不聞直言時事間有論列不過畧舉小事僅以塞責乞賜叮嚀戒諭令其展布四體靖恭爾位畧承順之細謹務陳善之遠圖於凡官之失職政之失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庶職舉則遠近鄉風而郡邑之政無不舉言路通則實事必聞而隱伏之情無不通何憂乎

人之難知民之未安也哉然治道固非一端振其積
而起其惰恐無切於此者臣言及此猶有私憂過慮
自古以來剛直之才果銳之氣養之甚難而折之甚
易蓋敢言敢為之人利於善良而不利於姦惡利於
公朝而不利於私室言路大開容有一二傷於激烈
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好名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
相戒而敢言之氣挫言路暫開而復閉矣撫按舉職
容有一二行事稍過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有挾也
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敢為之志沮風紀之職
暫振而復廢矣更望　皇上建其有極過者抑之使
就中而始終保全不及者勉之使企及而不遽廢棄

言或逆耳當諒其心事或逆衆當求之道若戒諭之後各官仍前畏避不振紀綱以繩姦惡者聽臣等指名叅究罷黜以為辱臺之戒又或一時狂愚妄發悞觸雷霆之威而心實無他者亦望容臣等據實分解以養直臣之氣周易泰之九二有曰包荒者臣以為用之於聽言尤切包荒之量即 大舜隱惡揚善之仁也有曰用馮河者臣以為用之於斷事尤切馮河之勇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義也伏惟 皇上清明在躬傳心之要得之舜文其於修己以安民備已以安百姓特在善推其所為而已臣等狂瞽妄言仰瀆 宸聽不勝兢業

永保天命疏　李文祥

祖宗立六部三法司設內閣學士分理庶務參贊萬機任專責重無掣肘之嫌事屬責歸無城狐之托治隆俗美職此之由頃者在位多匪其人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仇視言官痛加摧挫公行賄賂濫授冗員阿順者則交相接引驟至超遷違忤者則巧為譏謗遠逮竄逐朝野寒心道路側目譬諸身之疾病正如心腹之癰疽釋此不圖終難言治伏願　陛下密訪渠魁明彰　國憲擇謹厚謙畏者隨侍左右以供使令更宜博選大臣諮詢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如此則體統正而近習不得分矣

祖宗定大明律罪分輕重各有科條稽古定制服色器用罔敢僭踰善惡知勸懲之方貴賤異等威之辨故　國制益尊民志大定頑者法司惟狥己私不恤國憲豪横有恃者雖重罪必曲寬容貧弱無告者雖小嫌必深鉤罪惠及奸宄之雄養成傾頹之俗紀綱盡廢體統蕩然豪家僭王侯之居富室擬公卿之用奇技淫巧漸成上侵伏願　陛下申明典章使執法之官一遵　成憲貴倖必懲豪強罔赦庶臻實效不但虛文法立如此則禮度明而小人不敢玩矣權法一立政事必新使無其人誰與共理帝舜垂拱而治尚賴五臣武王教化大行兼資十亂臣竊聞致仕尚

書王竑王恕孤忠自許年力未衰尚堪效用南京王事林俊貴州思南府推官王純皆抱忠貞兼優才識論其全德容有小疵要在良工四匹當大用伏願　陛下起竑等置之公輔俊等列諸諫垣旦夕親其議論政事庶有裨補且人才難得自古爲然習俗移人豪傑不免惟茲臣庶不盡庸愚但恐言出禍隨動先咎至故局促轅下之駒偃息籠中之鳥豈不思奮顧此勞形亦知過於尸素每託辭於時勢蓋人雖下愚豈無顧義之心惟在中人不免有我之累能知愧負亦是名流樂其危菑斯爲下品伏願　陛下明照庶務公察羣僚其間素分不才甘心無耻罔上營私違天

蠹物者小臣則逐罷去大臣則宜遣歸少勵士風庶

彰 國範餘可自新者一切賜以 温詔感其良心

終始驅策以圖實效不容退託而逃清議況上化下

效捷如影響東方朔詼諧之臣以武帝爲君力陳規

諭宇文化及隋之佞人至唐貞觀間亦強支持黽勉

忠良之列人皆含靈惟其誘致既開自新之路必多

遷善之人如此則位不乏才官多稱德況古昔聖王

懸鼓設木自求謗議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爲戒

何害於國遽欲罪之李林甫持此説以禍唐王安石

持此説以毒宋遂近驟聞莫不驚駭伏願 陛下再

頒 温詔廣求直言不墮奸謀益彰 聖德使彼知

人心之不可盡欺公論之難以獨揜聊示懲於已往庶知警乎將來且令言官跡其議論不無過激之偏要其心志皆出忠誠之切更願　陛下少霽嚴威輒加優禮言切而理愜者必引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含容以嘉其意諫諍無隱者褒其直而弗責其非猷謀可採者奬其情而亟行其策惟當斷以一心不必搖於衆口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所利儻一問及必以前事中傷如有嫌疑必　賜片時引對臣草茅新進積無怨讐豈不自謀率爾狂戇但思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吉凶休戚義實相關隱默謾欺情亦安忍故不避斧鉞歷悉愚忱

陳言治道要務疏

章懋

臣聞天道立元以生萬物而聖人體元以治萬民故即位必稱元年而建元必殊徽號蓋於天下更新示其所以爲治之意使人心知所向往也洪惟 憲祖以成化紀年蓋欲治化之成就而 先帝以弘治紀元則欲治道之恢弘皆即爲治之大端而言其規模固已弘遠已今 皇上龍飛御極紹承大統而建元獨取於正德乃究其爲治之大本以寓繼述之意能正其德則何患乎化之不成而治之不弘也哉臣有以知 陛下眞不世出之主負大有爲之志可以四三王六五帝而爭光於 列聖矣然以正德爲名當

求正德之實必如唐劉蕡所謂居正位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可以正德必如董仲舒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後謂之正德苟德有未正雖令不從欲求治弘化成庸可得乎臣以菲才待罪胄監而老病衰頹不能久事　陛下無以補報　大恩茲已具疏乞休將歸死首丘而犬馬之誠耿耿不能自已敢攄一得之愚以正德之所當務者條為五事效野人炙背食芹之獻以為新政涓埃之助伏望聖明擇其可行者而見之施行則　宗社無疆之休生靈莫大之幸也　一曰勤　聖學臣聞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若堯舜禹湯文武之聖

高宗周成王之賢莫不孜孜於學講明義理正其心
術以爲修齊治平之本又設師傅保之官有誦訓箴
諫之臣朝夕左右責難陳善以潛格非心而薰陶成
性故其聖德隆盛王猷允塞而致雍熙泰和之治也
下如漢唐宋之英君誼辟亦莫不然但其學有未至
故其治不古若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退朝之暇
延接儒臣講論經典又書大學衍義於內殿兩廡及
洪範揭於左右以備觀覽蓋雖生知之聖必從事於
學也　列聖相承率由是道今　陛下出震繼離如
登　大位即以正德紀元而又開　經筵親儒臣以
講讀經史闡明聖道固有志於學矣但　經筵之開

講有日而臣之進見有時學問工夫未免間斷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有翦桐之戲而莫與箴規違持養之方而無從諫止則所以輔成　聖德者或未備也臣願　陛下經筵之外聽政之餘時召師保大臣侍從文臣引之便坐講論經術咨詢治道照依唐太宗引十八學士於中禁故事不必限其日時傾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言使人人得盡言以輸其忠循習既久化與心成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施之任人而邪正以辨以之立政而事皆可法其於　聖德豈小補哉董子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　今日

正德之先務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二曰陛
繼述臣聞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而夫
子贊其達孝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孔子
稱爲難能則爲嗣世之君者不可不從事於繼述也
昔我 太祖開創之政比跡湯武其立法制度以垂
訓於後人者至備 先帝守成致治之美協德成康
其盛德大業以增光於前烈者尤盛豈非 陛下之
所當繼述者乎 先帝在位之日尊養 兩宮備殫
孝敬親任大臣延問治道寬假言官樂聞讜論罷工
役而止貢獻放鷹犬而出宮人不荒聲色不事遊田
皆其善行之可法者 陛下所當遵守而不變又嘗

念戶口之消耗而議優恤之宜以鹽法之廢弛而求
拯弊之方清查禁軍以革濫冒以汰冗員以節財用
皆其志之欲爲而未成者　陛下所宜繼成以終其
志其纂修　會典則欲舉　祖宗之舊章而見諸施
行其節修通鑑則欲考前代之成敗以爲法戒尤
陛下所當究心而從事於其間也不獨是焉又當取
聖祖之　皇明寶訓　洪武聖政諸書置諸座右與
大臣講議舉其彝典而施諸今日則爲能盡繼述之
道而見　陛下正德之實矣昔啟能敬承繼禹之道
而建四百年之夏成王能式刑文王之典而衍八百
年之周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三曰謹大婚

臣聞天子之於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成者也故禮以大婚爲重自古聖王於婚姻之始皆博訪令族簡求淑德然後昭告宗廟成以婚禮而未婚之前又必教于公宫有師傅保姆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而祭所以成婦順也昔宋哲宗以幼冲嗣位將行納聘其臣范祖禹上奏宣仁太后論納后所宜先者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呂希純則言當求德閥不宜參用陰陽數術以男女年命而勘婚而彭汝礪又言當蚤擇而素教之蓋王化之始萬福之原選之不可不精教之不可不預而禮不可不正也伏惟聖朝列聖皆有内德

之助以成重熙累洽之治非偶然也今 皇上聖德
英明睿質純粹 天命降鑒必釐聖女以佑 皇家
近聞分遣內臣各處采擇所得必非一人伏望 陛
下遠稽先王之禮近取宋臣之言上思 天地 宗
廟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乞 命內閣及該部大
臣考究典禮審處事宜必由德選不以色進當此
諒陰之時姑緩冊立之期俟畢祥禫以成嘉會照依
宋哲宗故事將所選者暫處 皇太后宮中使之觀
法壼儀擇師傅大家之賢修言德功容之教嚴服飾
之節陳圖史之戒凡寢食坐立視聽動作一皆約之
以禮而弗納于邪教之既成又以四事察之必有關

雎鸛巢葛覃樛木之德足以母儀萬國允正六宮然後設幄于內成以六禮以定　后妃之位以正天下之本以對上天丕顯休命則禮行告廟史無愧辭非惟古訓不違尤於孝道有光儀則四海垂法萬世而文王二南之化復見　今日矣　陛下之正德孰有大於　今日乎臣老且耄不違時宜而惓惓愛　君之念夙夜不忘敢昧萬死冒進強言推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四曰重　詔令臣聞人君所以鼓動天下者在乎　詔令而　詔令所以行于天下者由其信也所謂大哉王言者也苟發之不妄而持之必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敷天之下莫不

疎聽而厭服書曰令出惟行傳曰令重則君尊詔令其可以不重乎乃者　陛下登極之初渙頒　明詔布告天下有謂國家財賦有限而議裁減文武冗食之員及裁取各門房倉庫與各處添設之內官又謂鹽糧爲國用所急不許勢要之求討占窩所以節國用也又謂　皇親勢要之受獻地土侵奪民利而治以重罪又謂內外勢要占奪軍民地土而限令改正退還所以恤民隱也凡此數條皆經國之遠猷爲當今之急務天下聞之莫不歌頌　聖德以爲軍民困苦庶其有瘳違今已期月矣而冗員之裁減取回者無幾勢要之治罪退還者未聞故內閣大臣有政蹇

不行而　詔書所載盡爲虛言之奏六科諍臣亦
冗員復留傳奉復作而號令不信之章則　陛下之
詔令耳目所及已有牵制而不能行者矣何以行之
天下乎成湯之所謂朕不食言者其道何如而漢文
之吏不奉論者其罪當何如耶臣願　陛下主之以
剛果守之以堅凝勿以巨室而寬假勿以嬖媟而姑
息從羣臣之言而治不奉　詔之罪則法行自近澤
被生民而四夷莫敢不服矣此係正德之要務也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五曰敬天戒臣聞天生聖
哲非常之君必遭非常之變以警動其心使之憂勤
惕勵修政立事以致非常之治若堯湯之水旱成王

之風雷與宣王雲漢之章莫非天心仁愛之所在故堯舜以儆予爲念成湯以六事自責成王悔過出郊宣王側身修行皆能變災爲祥轉禍爲福以其能致敬天之誠也臣又伏讀五倫書所載　太祖皇帝開基之初屢遭亢旱而　聖諭以爲欲弭天災但當謹於修巳誠以愛民故减膳素食　宮中皆然而免民之田租既嘗素服徒步詣山川壇設藁席晝曝于日夜臥于地三日而大雨霑足又嘗　躬祀百神而曰苟有罪責宜加朕躬毋爲民災其罪巳修德如是故能開創大業建致隆平而無無疆之休非偶然也今皇上天生聖哲初政清明求言圖治孜孜不倦故宜

其治效益隆而休徵畢至也柰何 即位以来星文示變尺呼于亟地震于南京旱災于陜西生靈嗷嗷所謂非常之變豈非天心仁愛而欲 皇上勵非常之志行非常之事以濟其變乎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凡國家之行政用人但不合乎衆情即有違於天意如有罪而不誅無功而濫賞或倖門旁出而大臣不得行其志或勢要把持而百司不能舉其職民已窮而征求之愈急財已匱而侈奢之無節凡若此類皆天心之所不豫而災變之所由生不可以不察也伏望 陛下遠師帝王近法 聖祖先以側身修行之誠解謝上蒼又以罪己求言之意敕

告下土日與在廷大臣講求致災之由以盡弭災之道凡用人行政之有違於天意者悉從糾正內外協心上下交修以成天心仁愛之意庶幾精神潛通和氣感召民心悅而天意得則 陛下之正德不為虛文矣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論時政六要疏　　黃鞏

陛下臨御以來 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者寧忤 陛下而不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為至急者為

陛下陳之　其一曰崇正學　嘗聞先儒周惇頤
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
凶悔吝生乎動吉而已動可不慎乎故惟聖人爲能
主靜惟君子爲能慎動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
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
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
責矣伏望　陛下高拱　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
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
陶德性而　聖學維新　聖政日舉矣　其二曰通
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
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

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
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
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
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
至計無因以達于 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
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亂哉伏
望 陛下以從善為心以聞過為喜如此則忠言日
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
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
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言称

爲廣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以
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
自輕如此柰 宗廟 社稷何矣 陛下自稱爲公
誰則爲 陛下者天下不以 陛下事 陛下而以
公事 陛下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伏
望 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
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 朝廷自尊矣
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
得者切爲 陛下懼焉 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
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
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狩者二十九皆

議也　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
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
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州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
婦不能相保　陛下為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
德貽譏萬世　陛下自視為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
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
奔踣敢怒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
天時人事如此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況又重以驚
之其何不流而為盜賊速而為死亡也哉姦雄窺伺
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
無及　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

親暱羣小皆欲　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不然則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　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　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宫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為也　其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令之小人竊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

事以兵爲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　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計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帥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尉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　其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

於無本其何以安洪惟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 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
屢犯不測之險此必危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買義
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為
陛下殆倒置也伏望 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臣
建諸章疏通具檢出宣示 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
大臣共圖大議卽於 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於
宮中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 皇子之後俾其
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 宗社無
疆之休惟 聖明其留意焉

皇明疏鈔卷之二終

皇明疏鈔卷之三

君道三

勸行王道疏　張元禎

臣惟人君者不以王道為心雖有為也謂之有為之主則可非大有為之主也為人臣者不以王道致君雖有功也謂之救時之佐則可非名世之佐也臣非有王佐之才而潛心聖賢之學粗知王道之畧幸遇

陛下臣敢於是時而勸行之夫王道乃帝王相傳以平治天下者也其道雖大然皆本之身心蓋心必純於理而無私然後著之政事亦皆純於天理而無雜苟政雖善而心有未純外身心以為治是為伯道伯

吏胆坤寫

道者假王道以成功名假天理之公以濟人欲之私
王道真伯道僞王道實霸道虛王道坦夷伯道崎嶇
王化大同乎天道伯業僅補其罅漏人主不可不深
辨也今臣之所陳不及於更創制度振舉綱維黜陟
人物惟勸　陛下於身心用功身心之功既至則王
道著於政事者布在方冊可因可革可益可損當自
能裁之而羣臣有名世者當一一有以輔之也夫王
者之心何心哉天地之心也天地所以相播相盪相
軋相磨而晝夜之不息者無他生物而已雖其雷霆
霜雪亦所以破頑而禁盛非心乎殺之也君得此心
而當教養之責則當心天之心以達之萬事以生乎

易者此事此務此理是矣易之於彼事彼物則非此事此務當此時此理是矣此事此物此理易之於彼時則非在我則是易之於人則非在近則是易之於遠則非在常則是易之於變則非先儒所謂天然自有之中所謂停停當當恰好處苟非窮之造其極求之極其博則事物之來不一欲一一應酬斟酌之無毫髮之差難矣且如九經達道分田制祿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經濟之盛五禮六樂六德六行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甄陶之妙干城儲峙之恤後王屢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張皇賑救之良

天地之利先王興之何以若巨若細比之後世也大
而盡生民之害先王除之何以若巨若細比之後世
也淨而均兼之廉恥喪而浮僞滋後世之習俗日惡
矣何以反之王道之淳枝葉繁而根本亂後世之學
術日乖矣何以歸諸王道之正事事有要一一究之
使王道之行毋徒如腐儒務記誦炫辭章於口耳筆
舌之間而已又必益宏明目達聰之度益敦好善樂
諫之誠不惟啓經筵以勤講而儒臣之端謹粗知王
道者不問大小時賜引論則所以涵養　聖知者深
不惟容臺諫以盡言而朝臣端厚粗知王道者不問
大小或限五品以上時賜延問則所以增益　聖

者詳延引之時必俯垂溫顏戒以毋有避忌使之得以盡其情彼勳戚宦官雖不假以權寵亦宜使之群侍拱聽庶有以開其識而知所憚所以保護　聖知者益切臣尤不勝惓惓

陳言疏　　姜洪

臣蒙　先帝拔擢待罪言路三年於茲無一言裨益時政無一言上答　國恩尸祿曠官愧慚切至盡忠補過夙夜不寧不幸　先帝奄棄萬國哀號遠聞皇上詔履尊極未及逾月剛明神武勵精圖治知懷恩以忠見逐即復召用知梁芳陳喜常與奸邪誤事俱各斥黜李孜省等左道害政罪不容誅皆謫戍遠

方施欽等醫業庸流濫玷清班皆削奪官職又禁番僧方士之妖術罷內府工作之淫巧縱放禽鳥棄毀珍玩禁造寺觀罷省貢獻此皆帝王盛德事也人心仰望更化已久而 皇上一旦行之不以為難四方聞之無不以手加額欣欣相賀以為 聖明天子出焉太平指日可待焉臣見人心如此則喜不能勝豈敢終忘超擢之恩以虧臣子公忠之道謹舉八事仰瀆 聖明竊慮陋狂瞽觸冒忌諱罪誠萬死伏望幸察

一曰正君心夫自古天下治亂係君心邪正君心正事事皆正天下莫敢不正君心不正事事皆邪雖欲正人亦不可得而正大學曰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

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許衡曰吻猶印板板正不差雖千萬紙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故人君必心正而後可以致天下之治者也然人君一心攻之者衆聲色之麗貨玩之奇異端之紛雜便佞之諂諛一為所溺則不得其正焉皇上即位之初清心照理是非不惑心固無不正矣但聲色貨利易於溺志異端讒諂易於惑人操存之功一有不至則乘隙伺隙而進清明之天不免為其所雜也伏望 皇上持守此心動靜隱微無時不謹道心為主人心聽命則虛靈常存萬理昭著而治道所出者正矣 二曰務聖學夫古先聖王為治之道

歷代興亡治亂之迹用人立政之方愛民利物之術皆載諸經史人君必學而知之則法古爲治鑒古爲戒所好所欲自然不離於正理而王道王化所由以成也若不學則正理不明心志不定多聽易惑守善不固雖欲言治苟焉而已書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脩罔覺故自古人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化之隆也然學問之道不可間斷一暴十寒亦爲無益近年雖設經筵而寒暑之外舉行不過數次開卷之時解釋不過數行講官兼旬累月不蒙詔對以此而欲盡學問之功求爲治之方恐亦不可得焉　皇上聰明睿哲超越

千古正宜及時講學以隆一代治化當妙選儒臣日
御經筵無畏勞苦無間寒暑上自六經下至史鑑取
其節要有關治道者善惡皆講勸懲皆知辨析幾微
禮畢方退又當輪流直日以備顧問則日就月將聖
智益明王猷允塞矣　三曰納諫諍夫人君統臨天
下深居九重聞見不出闕庭必開言路以廣耳目則
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奸宄不生禍亂不作若君惡直
言諫臣杜口則奸邪肆志蒙蔽聰明養成禍患以壞
天下故大舜告廟即位之初先明四目達四聰高宗
宅憂亮陰之後傅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此自古帝王皆以從諫爲首務也我　太祖高皇帝

欲廣耳目以防壅蔽建設科道之官專任言路之責未聞有惡其言之直切而罪之也近年御前奏事之例既廢群臣大小章疏皆出內批通政司每日惟撮拾四方小事以應故事科道官皆却立仗下隨班而退不得從容面陳忤　旨往往批撻殿庭或貶斥遐荒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誰肯進言以蹈危機由是中外顧忌以言為諱上下之情不通久矣　皇上即位之初正宜開闢言路恢弘治道然詔書無諸人言事之條有科道風聞言事之禁使人各生畏忌不敢盡言又進士李文祥言雖狂妄志在納忠　聖治之初宜示優容遽加斥逐聞者駭愕臣謂此決非　皇

上之意夫忠言者乃國家之福非人臣之利也明
主何謂不樂聞之此必有内外大臣懐奸不忠畏
皇上威明恐人言攻擊欲先以箝人口也伏望皇
上鑒履霜堅氷之漸防大臣壅蔽之萌體祖宗求
言之心開御前奏事之例科道言官小事封章進呈
大事面折廷諍至於大小群臣有事亦當召對經筵
講官不時尤宜咨訪則下情上通事不敢欺百寮震
悚庶政允釐矣　四曰辨邪正夫國家治道否泰係
君子小人進退君子聚於朝則奸黨息政事清明而
治道泰小人聚於朝則朋黨相比濁亂政事而治道
否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夫元首雖明

而股肱不良亦難以致政事之康也伏覩　皇上即
位未久求治甚切而內外大臣奸邪者多何以致維
新之政也如先經科道糾劾某某數輩中外目爲邪
黨尸祿曠官曾無寸補　皇上若以先朝舊臣不忍
謫竄亦當罷其政柄放回田里以爲臣下不忠之戒
馬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天朝豈乏正士切見
兵部致仕尚書王恕王竑吏部尚書李秉俱才德高
茂占忠節忠貞去任翰林院侍講謝鐸編脩張元禎檢
討陳獻章行人司副莊㫤僉事章懋評事黃仲昭俱
學問淵博議論持正御史強珍徐康于大節給事中
王徽王詠蕭顯賀欽工部主事黃純見任南京刑部

員外郎林俊俱忠勇敢言直節可取武臣則指揮同知許寧廉能驍勇軍民推服至於在位之臣內則太監懷恩雖稱宦臣不類同輩忠清公亮善守成法外則兵部尚書余子俊馬文昇之任事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之剛介少詹事楊守陳工部侍郎張悅之恬退數人而已伏望 皇上已用者信任勿疑已去者以禮召用或爲三公六卿或處臺諫講官則文武得人政事脩舉 皇上可以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

五曰禁近習夫古者宦臣充掖庭掃除之事傳宮禁出入之命給事左右而已後世人君親佞疎賢乃委之以政授之以權於是得行奸慝專作威福若趙高

之亡秦曹節王甫之亡漢田令孜仇士良之亡唐童貫之亡宋皆前事之明鑑也大抵此輩不知事君之大義惟以摯拳曲跽為敬不顧人君社稷為重惟事逢迎奉順為悅故仇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以為天子不可令閑常以奢靡娛其耳目日新月盛無暇更知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知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後之宦官怙寵誤國皆祖其術噫愚弄人主盜竊威權彼誠得矣其如天下生靈何其如人君社稷何我 太祖高皇帝深鑒前代委任宦官之失雖設監局一監[illegible]職止五人一局正副止二人官不過四品所掌不過

洒掃供奉之事未有干預　朝廷之政也近年一監有太監十餘員少監以下無數四方藩鎮之地市舶財利之處在在有之蟒衣玉帶視為常服名位之濫莫此為甚然君側之人衆所忌畏恃勢縱橫所至害人假稱進奉貨賂公行損　朝廷之大體奪百姓之衣食甚至引用奸邪排斥正士阻塞人言左道害政如梁芳陳喜輩雖百死不足以謝天下幸賴　皇上明聖尋皆貶黜中外清明人心稱快然其中亦有忠謹守法可任使令但不干政事使弄威福濫設者顧加裁抑在京倉庫草場馬房九門在外鎮守市舶倉場池礦皆非　太祖高皇帝舊設之數悉宜取回以

免害人　皇上退朝惟宜書史自娛莊嚴自持勿與押昵受其獻物以生彼窺伺之心勿與議論聽其毀譽以亂人忠邪之正如此則政事有清明之象生民獲治安之福宦官亦無有招權得罪者矣　六曰黜異端夫佛道二教自古害政為甚佛乃西域胡人言妖路遠假輪迴生死地獄天堂之說以惑人心道則假稱老子倣依釋氏又有神仙長生方士脩練之術以文奸偽沓欺世誣民充塞仁義斁喪彝倫為世大蠹庶民庸愚信其欺誑猶爲不可況　天子之尊生則與天地同體沒則與天地配享天下百神皆其所主豈有求媚神鬼以要福哉故二帝三王之時未有

佛道之教然享年永壽國祚靈長漢唐之季佛道熾盛天子庶民無不敬奉然政教廢弛禍亂相尋載諸史冊歷歷可見我　太祖高皇帝禁人私剏寺觀僧道不許與民俗往来其數府不過六十州不過四十縣不過二十無遊手遊食之民天下獲富庶之效近年營造寺觀歲無寧日繁麗相勝不論財力僧尼道士充滿道路番僧有法王國師之號道士有真人天師之稱又有方士怪誕之人皆冒濫賞賜恩幸無比去歲靈濟宮脩造甫畢今歲永昌寺營建又成殫費財物不可勝計佛道有靈宜降福祥然而頻年水旱災異百姓饑凍流離　先帝尋亦晏駕皆　皇上之

所親見者其法不足信也亦已明矣　皇上近將法王番僧方士邪人俱各查取革退可謂　聖明所為出於尋常萬萬然不去其蠹不拔其根其害不息內府或有佛道精舍胡鬼塑像乞皆撤毀以絕群疑天下僧道寺觀亦當查究以清邪偽若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年不令度人不脩寺觀使自銷鑠則數百年異端害政之敝至　皇上而始正矣

七曰省進奉夫人君極天下之尊固宜享天下之養然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明君亦不以一人之欲而勞損天下之民也臣巡河一年見南京并四方貢獻中間可以減省如時鮮段疋兵器等類或薦　太

廟或供國用固不可缺其餘花石禽鳥虎豹皆
不急之物篩簸板枋巾帽染造布帛京師亦有匠料
可為進貢亦不害人惟以內官監運其弊始多假如
木犀龍衣二船裝載足矣額外多討船少者七八號
多者十餘號其餘濫討皆如其例俱滿載私貨附搭
閑人往往將貢物遲誤褻瀆每起貢船發行舳艫先
後相接撑夫牽卒晝夜喧呼南北往來道路如織皆
恃勢縱橫強索財物凌辱官吏驅迫軍民官司欲盤
詰輒稱御物人不敢相近怨嗟滿道所不忍聞東南
一方民力殫矣　皇上即位之初常貢之外悉加裁
省民皆歡呼如獲更生但所有內官仍舊監運不免

如前害人雖有詔旨諄諄軍民恐不蒙惠也伏望
皇上念此生靈乞　勑南京兵工等部會議合無今
後軍器段疋等項該部徑自差委所屬太常寺等衙
門的當官員進貢嚴立限期不許遲悞其板枋木櫃
等類每年蘆溝等處抽分木料無數如藤箴油漆等
物北方所無仍令南京并出産去處供送京師住坐
輪班各色人匠無下萬數着令依式製造尤為近便
若以外官不堪進奉則如寧國等府每年進奉梨栗
等物不過止差吏役亦不見有違悞如此觀之則內
官不必差遣明矣伏乞停止以甦民困　八曰愼始
終夫自古帝王之治在於謹始而善其終則能保天

下之大而久享太平之樂如大禹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咸和萬民二聖者治道雖成功德雖隆猶慎終始不敢豫逸故能永保天命世躋雍熙而萬世稱仰不可及也晋武帝焚雉頭裘初政仁儉而末年遊宴後庭不恤國務遂起五胡之釁唐明皇焚珠玉錦繡躬履節儉而末年信讒好色窮奢極欲遂起天寶之禍二君者皆以盈成之業可恃敬畏之心不存末年所為比其他奢侈之君殆又甚焉先治後亂為天下後世笑故人君初政之美而能克終者為尤難初節之難而能保晚節為尤難 皇上即位之初求治之心如日方升

如川方至雖大禹文王何以過此苟持此心始終不變則唐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矣若少有怠忽則物欲抵隙小人乘間則其事勢相激弊端益甚然皇上明見始終堅如金石如臣所言固萬萬無之但臣區區愛君之甚不敢不慮於未然也伏望 皇上念負荷之重知保守之難兢兢業業日慎一日虛心求治常如不及不以久安而忽怠不以治安而滿假則海宇熙寧萬世無疆也

陳治忽明忠佞疏　劉玉

臣聞救燃眉者不可拘拱手之儀呼疾痛者不能修唯啫之節里之事其[illegible][illegible]從容而言之[illegible][illegible]事[illegible][illegible]

必呼號而言之何者其勢誠迫而其情誠切故也然則朝廷大事果有關於治忽安危為臣子者所當畢命效忠犯顏陳諫豈可自諉泛遠甘為容默哉臣待罪近畿竊聞　陛下近頗聽信太監劉瑾等多事逸遊又聞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俱以諫不得行致仕而去臣聞之雖不能詳伏竊驚懼二臣者　先帝所簡以輔　聖躬臨終顧託之言　陛下必聞之矣劉瑾等佞倖小臣即其巧為戲弄不過投　陛下之一笑而已而不知耗神氣惑聰明妨政理為損多矣顧命大臣以輔導為職顧欲屏而去之此其事甚左
陛下弗察顧不忍於彼而忍於此徇逸遊之樂棄輔

導之臣違　先帝顧命之言遂瑾等恣肆之計此誠
天理人欲存亡之幾　國體治亂安危之繫臣叨言
職此而不言無復可言者矣昔者孔子爲魯司寇相
定公會齊侯於夾谷侏儒戲而前孔子進曰匹夫熒
惑諸侯者罪當誅命有司行法焉漢鄧通戲殿上丞
相申屠嘉召而罪之曰小臣大不敬當斬吏合行斬
之古人致嚴於戲弄之臣如此也孟子曰逢君之惡
其罪大若瑾等之導逸遊所謂逢君也又曰畜君者
好君也若劉健謝遷之止佞倖所謂畜君也畜君者
用則　聖德日茂逢君者進則　國事日隳不可不
謹抑臣尤有深憂於此　陛下春秋方富總理萬幾

輔導大臣既皆引去內侍老成者又多退閒則論議安所顧問燕閒誰與居處必將逸遊愈數佞倖愈親忠益之事不聞讒諂之言日進如是而政柄不移政體不紊未之有也況今災變頻仍甚者白虹貫日雷震殿廷彗見於紫微之宮星搖於天王之位證諸人事厥繫匪輕而天下民窮財盡所在空虛武備不脩胡寇日肆夫以 陛下即位之初天下之疲弊如此而災變之見又如此誠宜恐懼脩省克己從人若乃厭老成而喜私暱耽逸遊而忽政理是猶馬既逸而棄其轡車將傾而舍其御求以不殆豈可得哉且天下大器常以衆君子持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

有餘令二臣既去則君子之勢益衰群佞不除則小人之黨益肆此臣之所大懼恨不叩首丹陛以回陛下之聽也伏望 陛下體天人歸與之重念 祖宗創造之勤謹治忽安危之幾察忠佞是非之實將瑾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勉留大學士劉健謝遷責以輔導司禮近侍悉任老成之人禁止逸遊完養神氣清心講學以興治理如此則 先帝以慰災變自消海宇乂安皇圖永固 陛下壽同乎軒羲名齊乎堯舜誠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豈徒一事之美一時之幸而已哉

八事疏　毛鳳韶

臣聞人君之心與天地相爲流通而正心之助莫嚴
於史故古者設右史以紀言左史以紀動我 太祖
高皇帝命文臣爲起居注蓋有得於是矣往者 陛
下有編纂御札之命誠爲盛舉但官無定職業無專
功且獨詳詞翰而畧於道德躬行之實非所以彰盛
美也臣願 陛下遠稽近法遴選德行文學之臣數
員以史注繫銜日侍黼扆之側遇有言動政令隨即
書之夜則輪宿於史館以備宣召紀録事詔法戒則
心存敬畏而忿懥好樂皆得其正言行政事罔有不
臧足以契天地之心而和氣應矣此所謂大本者也
臣聞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所以盡天下之情而

求天下之是也邇者　陛下詔各大臣共持國是可謂至明且遠矣臣竊以國之大事莫大於用賢退不肖賞功罰罪者矣四者定國是而是非取舍一付之公論則必治若不定國是而以合乎己之取舍者為是以不合乎己之取舍者為非則必亂然非上下之情合大小之臣和則國是亦不可得而定矣臣願擴天地無私之德廣乾坤交泰之情列內外文武重臣及翰林科道官名於壁廣宵聰明博加詢訪若有所得宣示中外臣民共決是非用一人歟必眾皆以為賢而後用退一人歟必眾皆以為不賢而後退人苟有功不以疎賤而不賞人苟有罪不以貴近而不罰

協庶事於一中率百官於太和則人心悅而天順矣

臣聞言路之通塞關天下之治亂邇者　陛下詔科道官直言此自古明王不出戶庭而治天下之要道也但人之才性不同行事亦異往年　陛下稍加釐正蓋以示作新之方而天下臣民不識此意承風疑沮以故各官畏忌朝政不敢極言吏弊不肯盡舉此非生民之福也今　陛下納諫求言鮮有應者間有一二進言或不合聖心致蒙譴謫則中人以下之資鮮有不惴惴自保於國家何頼焉臣願念責任之重則慎選於始念頹廢之易則愈加作興寬其罪過養其威望用其言而顯其身則言官莫不銳意敢言飭

朝廷以及四方無事不聞無人不畏而壅蔽之患絕
朝廷之勢尊矣夫臣不得於君猶子不得於父其悲
哀窮苦不可名狀邇者 陛下起用言事被謫之臣
不惟中外臣民歡呼鼓舞歸仰 聖德雖充軍爲民
之臣亦且歡聲四作以爲徼艾既久 陛下亦必推
是心及之矣盖人情莫不欲盡一日之養以報其親
而遠在邊徼亦莫不欲沾一命之榮以顯其親而等
於編民又莫不欲效尺寸之勞以報其君而無階可
達是諸臣之所望於 陛下以求遂此欲者其心爲
甚切則其情爲獨苦其情爲獨苦則其感召宜獨甚
也況 陛下汲汲愛人雖匹夫匹婦惟恐不獲其所

不念於此哉伏願推大孝以及人本人情而爲治推
無一人不獲之仁以及諸臣將充軍者發回爲民爲
民者冠帶閑住人望所係者酌而用之使各遂臣子
天性之欲復際堯舜聖明之盛則誰不粉身碎骨以
報　陛下以徇國家之急哉臣聞官多則民擾十羊
九牧莫保其安而況望生息乎邇者　陛下詔革冗
官山谷愚民亦知感泣臣謂革冗安民當自鎮守內
臣始蓋國初無鎮守以各省有府衛有三司有撫按
可不用矣永樂間設遼東固原山西三處後乃添設
二十一處又有分守守備監倉市舶織造等項民始
不勝其擾矣　陛下總攬權綱深念黎元如織造太

監張志聰一經論劾即取回京此前代所無也今各鎮如故供給之繁差役之苦不可勝言況安靜行事者固有而生事害民者尤多在各邊者軍糧則扣及升合在各省者民利則侵及雞豚黨附群姦分投四出淩轢有司箠楚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臣願　陛下獨斷不疑一復國初之舊將各處鎮守并分守守備監倉市舶織造各太監速取回京以昭　陛下仁惠之治往時河南川陜之民一遇饑荒多仰給於湖廣今湖廣襄陽之民亦相食矣　陛下發太倉之銀以濟之臣恐國計不可空虛惟各鈔關鹽場銀兩并武當山香錢與各衙門官錢為可賑也然又恐有限之

財不能濟無限之民不如弛禁通商開民自然之利也但湖廣貨利甚廣而苦於各王府之抽分魚利甚博而苦於各王府之侵奪塩利甚急又苦於各衙門之禁革故每塩一斤直銀三四分矣 陛下於額徵錢糧猶且停免而此等侵塞民利至此不亦有負於聖明也哉臣願一切嚴為防範則衆利皆歸而荊襄實矣方今宣大各邊戎虜入套湖陝等處盜賊充熾已形之患固所當禦而未形之患尤不可不防也國家之患在西北而不在東南東南之民不識干戈乃驅百千貧民以為民壯非游猾之輩則貪懦之夫非久役之繫則輸錢之苦而迎送上司勾攝公事各官

私役遍鄉科索又紛紛百出矣臣願 陛下詔東南
脩古者寓兵於農之法將在官民壯選其精鋭汰其
冗濫使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工食止給一季之用以
寛農民之力萬一地方有警方令赴官防守事寧即
放歸農前項積弊嚴加裁革驅之農以養其武厚其
民以足其兵則東南之勢固矣西北之民素習弓馬
饑寒切身則養亂待時萬一匹夫大呼則群雄起而
應之矣此又不可不為之先慮也臣願 陛下詔西
北將各處失業之民廣招博募選其豪勇諳畧熟於
弓馬者使抵充民壯重其管領嚴其部伍令各戶拨
以器械資其衣糧官府仍行重加犒賞以悅其心若

有前弊亦加痛革恤其私使無饑寒之憂養其力以待征伐之用則豪勇之士在我宇下内有以散奸雄之黨外足以消戎虜之釁而西北之勢固矣方今災變相仍百姓不安　陛下勑守令官脩舉職業臣竊以職業之大者莫如農事而已故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周漢重農享國最久此明驗也我　國家設營田使又添設勸農參政水利僉事等官著之憲綱一責成於郡縣正官其法良矣柰何行之既久人心玩愒從政者笑其鄙言事者諱其迂以致農政不脩而生民之困敝至於今極矣變而通之此其時乎臣願
陛下詔設農官各布政司額内專任參政總管勸農

兼脩水利府州縣親民正官亦各以勸農繫銜間有克脩農職民安其政者雖長子孫勿易於是久任之道寓焉璽書褒美增秩賜金須公卿則簡之郡守缺臺郎則縣令入補於是外重之勢舉焉外重則久任者安於圖治而無苟簡因循之政矣又詔有司議開力田之科農民中有務盡地力應條格者次第保明申奏量與推恩其不能者申明國初事例行罰如此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刑措於俗美兵強於食足而無水旱盜賊之憂矣

陳言治道疏　賀欽

一曰資眞儒以講聖學臣伏謂人君之治天下欲求

四海之治當盡為君之道欲盡為君之道當講聖王之學聖王之學何學也所謂大學者是也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其綱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目也唐虞三代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者由人君之得此學也漢唐以下所以治不古若壞亂相仍者由人君不得此學也何則得其學則君道盡不得其學則君道乖此治亂所由以分也是大學也經作於孔子傳出於曾氏程子表章而發明之朱子序次而補註之西山真氏又從而推衍其義實以經史無不備焉載之策簡昭然明白固無俟於後人之贅言而亦 陛下已嘗講讀之書矣臣今復

皋以爲言者非不知　陛下嘗講論之蓋區區愛君之誠惟願　陛下不泥於世儒口耳詞章之習不惑於鄙夫古道難行之言不徒講明之而實信之深不徒深信之而實行之篤循其分明之節目進其有序之工夫則大學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道不在方冊而在　陛下矣夫知是　君道豈有不盡天下豈有不治哉是則今日之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厠其間也所謂真儒者學以爲己知而能行不事空言者也所謂俗儒者學以爲人徒知而不行惟務口耳詞章之習者也伏惟　陛下留神致察

今日 經筵勸講之臣其為真儒耶抑為俗儒耶果
真儒也必能積誠感動開導有方涵養 聖質薰陶
聖性開發聰明進德脩業何憂 聖學之不成君道
之不盡哉果俗儒也亦徒備勸講之虛文無格君之
實德其不阿徇逢迎讒諂面諛亦足矣尚何望其有
補 聖學之萬分哉是則 聖學之成與不成君道
之盡與不盡天下之治與不治一繫於經筵講官者
如此則 陛下今日於真儒俗儒之辨其可以不明
而進退取舍之際其可以少差哉 二曰薦賢才以
輔治道臣聞帝王之為治莫急於求賢人臣之忠君
莫重於薦賢伏惟 陛下即位之初詔求賢才以弼

治化此可見　陛下有願治之盛心得致治之要道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臣敢不以臣所知者爲　陛下薦之臣先年在科之日接見廣東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非記誦辭章之流實躬行心得之士有格君之德有經世之才是誠當代之大賢宜爲士夫之矜式臣在京師接人多矣未見有出其右者也成化十五年以来廣東左布政使彭韶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其才賢吏部移文所司以禮起送成化十九年三月到京朝見以身病母老陳乞終養蒙授以翰林檢討令其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迄今六載不知

陳獻章前疾已愈毋養已終與否伏望　陛下以非
常之禮起此非常之賢召之便殿問以治平之大道
以觀其謀猷授以政事以試其才識若其賢果如臣
言伏望　陛下或任之內閣使參大政或任之經筵
使養君德臣敢謂不三數年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
緣陳獻章作止語默絲毫不苟而世之樂放縱惡拘
檢者多嫉之陳獻章以知而必行為正學而世之務
口耳尚詞章者多嫉之陳獻章安於退處不求聞達
而世之貪利祿好奔競者多嫉之惟　陛下察納臣
言不為鄙夫俗儒之所遷惑斷自宸衷而決行之則
天下幸甚使或陳獻章身病未愈毋養未終果不能

出亦望　陛下虛已受人使之詳陳其格君善俗之
道興利除害之方　陛下深信而舉行之是獻章身
雖家居而其道則行於　朝廷矣况其所知必有才
良行修曉達治體者　陛下令其一一舉之以充國
用豈不足以贊襄道化而致隆平哉大抵賢才之生
無代無之惟在人君訪求任用之何如耳苟求之以
其方待之以其道則聖賢之才亦將出為世用矣何
患天下之不治哉臣更乞　陛下再諭內外大小群
臣悉心推訪各舉所知果才德學行殊常之賢或山
林隱逸或庠序生徒或小官下職一皆以禮敦遣萃
於京師依明道程子養賢之法置為延英之院以處

豐其廩餼䘏其貧乏以大臣之賢者典領其事止以應詔命名不遽進之以職凡有朝政典禮使之討訂使凡執政近侍之臣互與講論如學政則討論程明道之論學校程伊川之看詳學制如貢舉則討論朱文公之貢舉私議如經筵則討論程伊川之經筵奏劄必使今日之學政今日之貢舉今日之經筵一如程朱至當之定論以革近世浮華淺陋之習若然則與　陛下近日納太學生之言行文公家禮於天下以革浮屠千百年之積弊豈不同一痛快人心也耶况此諸賢切磨日久德業益進　陛下特賜召對以觀其才識器能則屢歲之間人品益分然後就其

高下大小而任使之則天下賢才引類而進　陛下德政之美雍熙之治端可比隆唐虞三代矣　三曰遵　祖訓以處內官聞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內則公卿大夫外有州牧侯伯一皆遴選賢才鞠成治道若內官之設載之周禮曰內小臣曰閽人曰寺人曰內豎紀其職掌不過正內人之禮事守王宮中門之禁掌女宮之戒令與內外之使令而已未聞任用奄寺於中朝外方使之典政本而掌兵權者也降及秦漢而下先王道廢時君失政奄宦小人投隙而進竊弄國柄傾危社稷自趙高亡秦以來宦官之禍無代無之如漢之弘恭石顯單超侯覽唐之程元振魚朝恩

仇士良李輔國宋之童貫梁師成輩載在史冊可嘅
悉數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洞鑒前代之失創為萬
世之法內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
十三道外設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等衙門分
理天下庶務其內府監司局庫之設載之　御製皇
明祖訓內官之條紀其職掌亦不過洒掃供養并飲
食諸物禮儀筵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亦未有干預
朝政職掌兵權之制也其創制立法之善蓋與古昔
帝王同條共貫宜為　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法柰
何後來守法少疎宦官倖進內而職掌天下奏牘得
預大政外而鎮守各處地方掌握兵權遂致內外交

構黨與衆多作威作福盜竊政柄納賄招權賣官鬻
獄文官武將多出其門氣燄薰灼傾動朝野引用姦
邪排擯忠直以致士風頹靡國體虧傷社稷傾危蒼
生塗炭臣不敢遠舉只以耳目所及近年害政尤甚
者言之正統間則有王振喜寧景泰間則有舒良王
誠天順間則有吉祥牛玉成化間則有汪直尚銘梁
芳陳喜凡此之輩方其得志之時正漢史所謂迹因
公正恩固主心中外胒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
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禍不
旋踵是以或陷主虜廷身叛賊境或王易儲君禁錮
南内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起釁流毒邊徼

或恃寵招權納賄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
進淫巧盜虛府藏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
人耳目者非 祖宗在天之靈上天保佑之至必有
臣子所不忍言者矣茲者恭遇 皇帝陛下遠尊帝
王之制近守 皇祖之規蒞政之初百度惟貞進賢
退姦去讒遠佞奄宦之害政者屏斥流放不使在側
於以見 皇上真大有為之主也雖然臣於是猶有
憂焉何則臣恐 祖制未盡復病根未盡去一旦發
作復如故矣伏望 陛下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
之禍渙發綸音昭示中外凡今大小內官一遵 太
祖高皇帝祖訓凡分職監司局庫諸門者各照註修

其職掌不許干預朝政一應在外鎮守監倉等項盡數取回蓋既曰內官但應處內而乃布之四外名實不正莫此為甚殊非帝王之制　皇祖之訓尤當速改無可疑也若謂在廠訪事內官可以發官吏之姦贓各邊鎮守內官可以防邊將之姦宄此又不思之甚者也夫自古聖帝明王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臣民皆得進諫中外之情毫髮不蔽姦贓官吏自不能容庶政惟和兆民允殖曷嘗以訪察之權假之奄宦使之作威作福以害家凶國耶況其假公正之迹遂姦慝之私所訪察之姦贓常小而自作之姦贓常大所訪察之姦贓雖袪除於目前而所自作之姦贓實

遺禍於久遠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成化年間汪直之輩可以鑒矣各邊將官既有巡撫又有巡按凡有姦究足以關防矣今乃處處設立內官果何益乎徒使蠧壞兵政殘虐軍民將官之賢而知兵者爲其拘制當進而不得進當止而不得止往往有喪敗之患將官之庸愚姦貪者則以賄賂相交結成私黨肆爲姦惡愈無忌憚蓋鎮守將官既賂鎮守內官而鎮守內官則常以良馬金寶賂其在朝擅權之黨類一有言將官之不職者則

主上左右前後之人誰不爲其斡旋其根愈堅其惡愈肆害擾黎庶不得安生刻剝官軍苦無所訴甚至隱匿邊機妄報邊功以有爲無

以虛爲實欺誑　朝廷致誤刑賞而莫有爲　陛下
言者畏宦官之勢重故耳使各邊無此內官其爲將
官者何所倚仗而敢如此乎縱或有之亦不待如此
其甚而巡撫巡按之官已言於　陛下而罰之矣寧
致壅閉而不得聞乎是則各邊內官欲以防姦而顧
爲姦宄之地　陛下猶可以爲心腹而倚任之乎大
抵內官類多邪惡雖千百之中有一二忠謹者然亦
不可使之犯分以干軍國之政譬之婦人雖賢不可
主外事若國使婦人預政家使婦人幹蠱牝雞鳴晨
之禍不旋踵而至矣內官婦人實同一理惟　陛下
遵　祖宗之制而一一革之則天下臣民無有不歡

忻鼓舞而歌詠　聖德者矣夫自昔宦官擅權敗國
身家亦隨之今處之有道使之各安其分保其秩禄
享其富貴永無殺身亡家絕宗赤族之禍是則非惟
我國家無疆之福亦自今宦官無疆之福矣臣之此
言上合天理下順人心遠不悖於帝王之道近不違
於　祖宗之法　陛下於午朝聽政之際或出臣章
以示在庭群臣并請　太祖高皇帝御製皇明祖訓
使近侍之臣宣讀講解則凡不私結內官而忠於
陛下者必皆以臣言為是而欲　陛下速舉而行之
也其或以臣言為妄者則是以天理不必合人心不
必順帝王之道不可遵　祖宗之法不可守其為內

官之黨　陛下可以黙識矣若內官之中邪妄者固不可與言而平素忠義果有如呂強張承業者　陛下亦以臣章問之則亦必不阿其黨以臣言爲是而欲　陛下成此大有爲之聖政矣　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臣聞帝王之爲治必以正風俗爲先風俗善則人爲善易而爲惡難風俗不善則人爲善難而爲惡易是風俗之善與不善實天下治亂之所由係也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帝三王治隆俗美臻於太和者由禮樂之得其正而天下爲一也後世之治化陵夷風俗壞亂者由禮樂之失其正而紛亂無統也然則禮樂之教其正風俗之

至切至要者乎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當治定功成之時制禮作樂固極其盛矣然由粗以入精因略以致詳不能不待於　後聖也昔文王以大聖之德百年而崩必待武王周公繼之而後教化洽於天下此亦理勢之自然也肆我　皇上丕紹洪基之初達聰明目聽納忠言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要奎之正理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之　聖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未極其備故頹敗之俗尚多仍其舊而未極其新且如異端邪術雖曰罷黜而僧道寺觀充塞朝野者無異往時妖經邪說惑世誣民者尚如昨日病根未拔日當滋長矣奎正禮雖曰

舉行而有司奉行者往往不體　聖心故奢豪不律者多違國法幡幢之制僭擬　朝廷奠禮之奢十倍論祭或飲酒食肉竊作佛事或乘喪嫁娶明用鼓樂若此之類是皆頽敗之俗因循而未革者也他若冠婚祭祀諸禮有　祖法之所當申明者有家禮之所當舉行者今未見一一行之以教化天下而習俗之弊則日新月盛子猶飲乳已加巾帽而昧夫童子之禮及其既長終於愚騃而不知成人之道夫少不修童子之禮長不知成人之道則不忠不孝靡所不至此冠禮不行之弊也聘娶之禮以庶民而上比公卿論財之風以中國而下同夷虜夫以僭越之心徇財

利之誘則凡竊奪之事力可及者何所不爲此則[illegible]禮不行之弊也至若祀禮不修故雖縉紳之家莫不徇俗苟簡況於庶民小子豈知尊祖敬宗故爲木主者少而懸紙幡以標題者多以禮祭者少而招師巫以惑亂者衆至若祀邪神於家禱淫祀於外棄父母之孝養舍當務之人倫者尤不可勝數此皆 朝廷祀禮不修故無以定民心而一民俗也乞請以淫祀之當毀者試陳其一二如五嶽四瀆五鎮等神我
太祖高皇帝深知鬼神之情脗合聖賢之道悉去前代封號之妄誕而仍復各神之本名一洗千載之陋弊永爲萬世之成規奈何後來雖明詔昭然而陋弊

復作如東嶽泰山之神但謂泰山之靈耳初非人鬼也春秋祭祀秪宜設壇立主以祀之豈可建爲廟宇妄爲形貌而仍用　祖宗已革妄誕之號乎且又别爲廟宇妄爲夫妻不知又以何山爲之配也豈非妄誕中之妄誕者乎昔季氏以大夫而祭之孔子尚議其僭竊何今之庶民小子賊盜娼淫皆得僭越諂瀆而汚穢之乎魯地如斯已爲非禮況如遼東相去二千餘里亦爲廟貌祀之名曰東嶽行祠夫山爲至靜之物其神安有廵行之理且又塑爲十殿閻羅之形對燒舂磨之狀以惑亂萬姓展轉妄誕一至於此至如真武本爲玄武宋時避諱改爲今名玄武爲龜蛇

北方虛危星宿之形似之故因而名之今各處立為廟宇塑為人形别作龜蛇名為二將凡此等惑世誣民理當拆毁之淫祠普天之下不知幾千萬數此蚩蚩小民所以棄祖先之享祀而求媚野鬼邪神廢父母之孝養而從事符章巫覡踵訛承誤習以成風欲民俗之善得乎若夫士子無廉耻之節官吏多奔兢之風商賈日至於奢華工藝日趨於詐偽此又　朝廷禮讓之化未行也外夷回回之類久處中國者尚多不遵王化固守夷風道友師巫之流詭於正道者率皆聚徒傳法惑亂黎庶此又　朝廷禮法之未一也禮廢之弊如此其多樂廢之弊尤為不少自　朝

廷之樂言之用於郊廟之類固皆太常寺之雅樂而
古淡和平無可議者至若教坊司之樂其聲容節奏
已非雅樂之比而司其事者皆無愧恥失人倫淫邪
鄙陋之徒堯舜三代之典樂者果用如此之人乎以
如是之人作如是之樂用之於　朝廷之上宴享之
間其惑　上心辱　朝廷亦已甚矣尚望感人心之
和易四海之俗而成唐虞三代之治耶況其院本雜
劇之類率多淫邪戲慢之為所謂代變新聲妖淫愁
怨導欲增悲者也豈非蕩人心壞風俗之尤者乎是
皆唐宋胡元以來因循未革之宿弊也夫以　朝廷
之上根本之地而所以為天下先者如此以故淫邪

之聲不正之樂海內成風莫覺其失甚至高建戲臺斂錢作戲致使城中少長聚觀男女雜處虛費民財壞亂民俗所在官司略不禁止是豈　聖朝之美政耶又如京師及各處娼樂其流蕩人心壞亂風俗比之上所言之俗樂不啻百倍不識　聖朝蓄此果安用哉且京師爲首善之地萬化之原萬姓之所取則四夷之所觀瞻必標準立教化行使天下臣民一覩國光勃然興起若虞芮朝周而爭田之訟自息可也豈可設爲三院以蓄淫穢之物而爲天下之陷阱耶況此等娼淫所服者莫非錦繡之衣所用者莫非金寶之器淫邪之聲響徹街衢妖艷之色照耀路道故

雖文武官員庠序士子亦往往墮此陷阱之中況膏粱之子弟經營之商賈游食之惰民一睹此物隨風而靡廉恥既無資財耗盡上不顧父母下不卹妻子柔弱者至於漂流乞食死于道路剛強者至於刼財殺人不畏 國法禍本不除積習既久後來之禍可勝言哉且 天子以四海爲家海內之民皆爲赤子如養民則不可使一夫不獲其所如教民則不可使一民不全其倫凡此娼優同焉 陛下之赤子也柰何以禽獸畜之使其子孫永陷聚麀之惡而畧不傷憫之乎恭惟 陛下負不世出之資爲大有爲之主奮然以唐虞三代之教化爲必可行以今日之極弊

為必可革不為因循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鄙夫俗吏之言所遷惑於凡臣所言冠婚喪祭之禮淫聲妖色之害與凡臣言之所未及或言之有未盡者其詳載於大學衍義及　御製性理大全等書乞命　經筵講官一一詳說使邪正之辨利害之分　聖心洞然一毫不惑由是於　祖法之所當申明者嚴令以申明之家禮之所當舉行者詳悉以舉行之異端邪術必拔去病根而不為姑息之舉淫邪祠廟必查審拆毀而不為因循之政禮讓之化未行者必崇尚德教而使之行禮法之未一者必嚴其政令而使之一凡今俗弊一一痛革則上自　朝廷下達四海莫非

大中至正之禮矣若夫教坊司之樂有未善者則求知音律之人而改作之院本雜劇决可革者則著為定法而永革之典樂淫邪之人或號令之使改行而從善或更易之使散處以為民京師及各處娼淫原無夫者則盡令嫁夫從良原有夫者則不許仍前淫亂使其務紡織以謀衣食習廉耻以全人理則淫穢消除化為良善矣公卿以下祭祀宴飲之類　朝廷舊無頒降之正樂故人皆陷于世俗之淫邪今當次第制之以化天下而於不正之淫樂一一革之則上自　朝廷下達四海莫非盡善全美之樂矣夫正禮雅樂自　天子出如此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

通上下之情決可否之計哉且四夷　朝貢而至者
觀望攸繫畏忽所關也伏望　陛下乾剛夬決勵精
圖理日出而　視朝朝罷而聽政則所謂赫赫厥聲
濯濯厥靈內而中國莫安外而四夷畏服矣　三曰
御　經筵臣聞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
古訓乃有獲釋者曰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
之己我　國家開設　經筵之意端在是也今　陛
下每遇講期輒聞報罷講讀之官徒為具員則何以
資多聞之益正稽古之學哉然自古盛德之主未有
不以講學親賢為務者也伏望　陛下日講月講務
循常期因以延見群臣切劘治道則所聞皆正言所

樓皆正人學有緝熙於光明　聖德日新又新矣夫
此三者皆不出乎　陛下之一身一心而天下之安
危治忽繫焉故曰大本　何謂急務　一曰任老成
夫自古守成之君必倚老成之臣以爲輔佐詩曰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是欲用老成人而不可得者顧
今有之而可以不用邪臣切見大學士謝遷都御史
林俊尚書韓文孫交皆嘗歷事　先朝或與受　顧
命或敭歷中外誠一代之元老宿望也今雖久去
朝廷乃心罔不在　王室況天下之人想望丰采翹
首跂足以冀其復用如蒙乞　勅各該有司或遣行
人等官以禮聘召督促赴　闕置之股肱喉舌之任

必有興治致化之功裨益　聖政聿隆太平所謂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平和之福者是也　二曰廣言路矣治道之隆替係言路之通塞故曰興王賞諫臣未有忠諫不用而能善治者也臣切見給事中如王元凱張原明御史如周廣高公韶主事如戴冠黃體行韓邦靖李中編脩如王思之數臣者素負忠義兼有才識往者皆以言事罷謫或自請謝未蒙收錄非所以作忠諫之氣開敢言之路也如蒙乞　勅吏部通查前此言事謫去之臣有如前數臣者一體起取赴部復其言官或别加擢任則忠良效用讜言日聞所以通治道而求諫者不越此矣　三曰重本兵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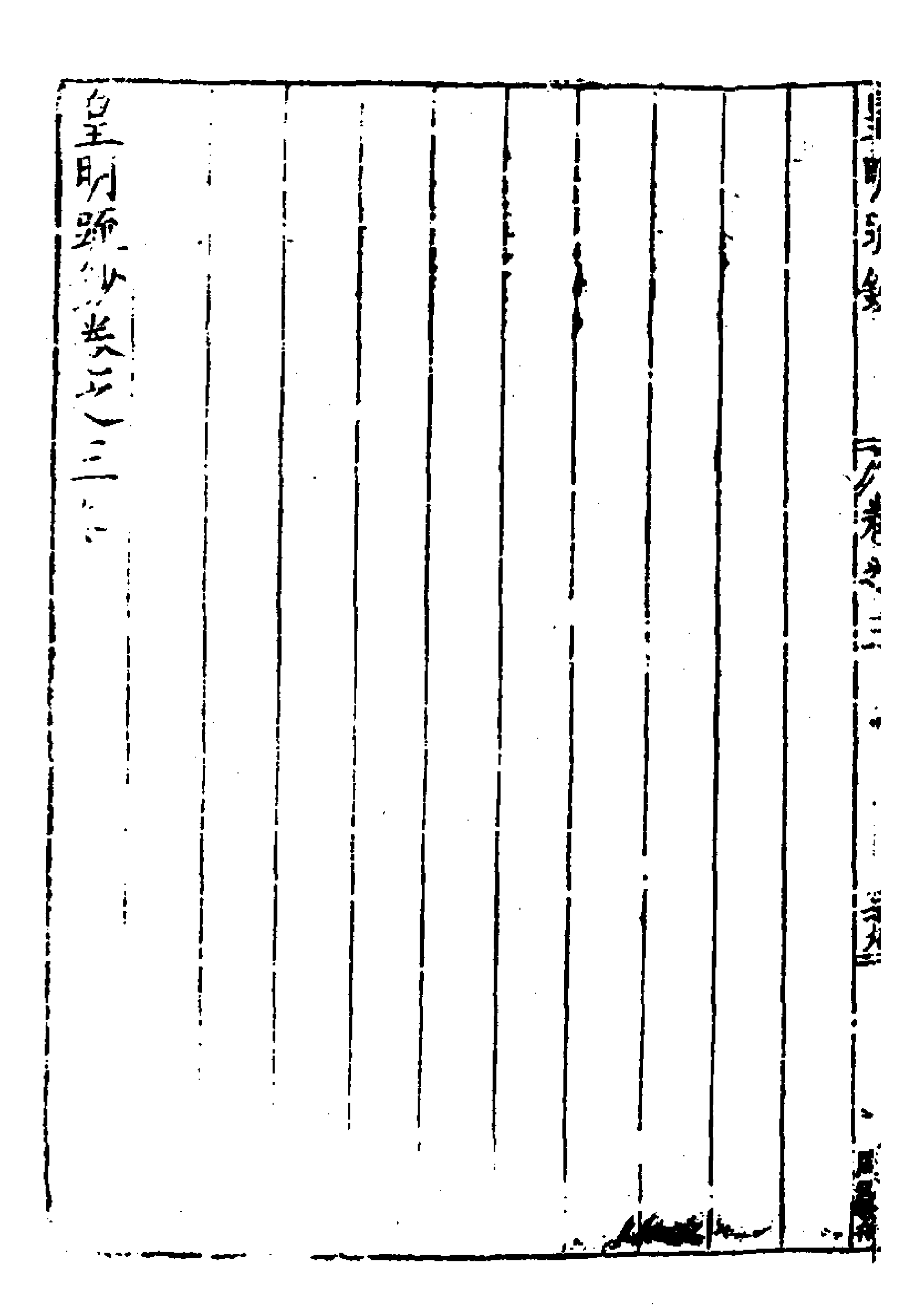
部者本兵之寄即近古樞密院之任考之有宋韓琦范仲淹皆一時名臣也先除陜西四路招討經畧使後乃並授樞密副使當時議者謂宜一處乎內一處乎外蓋以二人久在軍中備詳本末內外迭處足應機宜方今邊境多事本兵之寄不可不重其選也乃若宣府之警提督大任至委之於侍郎丁鳳非以在其位而不得不任之耶蓋平日輕授之過也其後卒任彭澤近者甘肅事情緊急　朝廷簡任亦推彭澤一人耳夫以澤之忠義智勇所向有功用之誠當矣不知用以繼彭澤者果誰歟書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宅謂在位者俊謂預養以待用然則今

日欲預選以待之者無他惟於各邊巡撫重臣皆
擇其人而任之必久俟其備禦之有成功然後以次
授之本兵如此則外而巡撫既得其人內而本兵亦
皆得其人可以協機宜可以備遣委矣如蒙乞下
廷議今後會推各邊巡撫之任務在得人以為他日
本兵之地而其本兵之寄必於邊任者是授此則重
本兵之道也　四曰嚴邊防夫邊兵之設所以防禦
虜寇詩曰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是也今　朝廷久留
邊兵演習　禁中坐食　京師亦虛關塞近者宣府
之警虜衆數萬而守禦者不滿萬人長驅深入無足
怪也及照各關守臣類皆役占士卒或收納月錢以

致關門無結草之禦堡砦鮮誰何之人如蒙乞將原留邊兵遣還本鎮以時操備仍　勅各邊撫按官員清查役占等弊嚴加禁革庶行伍整肅而邊防益嚴矣

五曰理財用夫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財用不足國之大患今日所憂不在此耶師旅一興則餽餉告急矣往往大司徒有開例入監之請然亦大不得已而出策之下者也盍亦反其本邪昔人謂冗不去不可爲國今日之冗臣不能以悉數姑以耳目之所及者言之若南京各省府不急之織造錦衣衛冒功帶俸無限之濫員兩京各監局買閑之工匠凡以靡天下之財耗太倉之粟者視　祖宗之時不知

凡幾倍矣如之何而能使財用之不竭邪如蒙乞
勅戶工二部檢尋　祖宗以來并近年會計經費簿
籍逐一比附見今支費有如前項浮冗並行　奏革
或量為裁省庶粟多財餘國用不乏矣夫此五者皆
有關於今日之大政不可以為緩而忽之者也故曰
急務雖然臣以是數言冒干　天聽非以苟且塞責
也實區區忠愛之心將以圖報稱於萬一也儻蒙
陛下留神採納而見之施行有如近者開納在　廷
諸臣之所言則臣幸甚天下萬世幸甚臣無任激切
願望之至



皇明疏鈔卷六十三終